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宋臨川王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

容止第十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魏氏春秋曰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發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問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荅曰魏王雅望非常魏曰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聲姿高暢眉目疎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

熱湯燙既啜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魏略曰
喜動靜粉帛不去手行
本資外飾且晏養自宮中與帝相長益復疑其形姿
待驗而
明也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
玉樹魏志曰玄爲黃門侍郎與毛曾並坐玄甚恥
之曾說形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玄爲羽林監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頹唐
如玉山之將崩魏略曰李豐字安國衛尉李義子也
人物海內注意明帝得兇降人
明江東聞中國名士爲歸以安國對之是時豐爲黃
門郎改名宣上問安國所在左右公卿即其以豐對
上曰豐名乃被於吳邪仕至中書令爲晉王所誅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康別傳曰康長七尺
八寸偉容色土木形

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羣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

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蕭蕭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
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
俄若玉山之將崩

菜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王戎形狀短小
而目甚清炤視
目不
眩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岳別傳曰岳姿容甚美風儀閑暢

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沖絕醜
續文章志曰思貌醜額不持儀飾亦復效岳遊遨於是羣嫗齊共亂
唾之委頓而返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石

石投之亦滿
車二說不同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
都無分別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
故事曰岳與湛
著妙故好同遊

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
看裴方向壁臥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
眸閉閉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名士傳曰
楷病困詔
眸閉閉楷回眸屬夷甫之楷回眸屬夷甫還亦歎其神儁
時人以為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荅曰

君未見其父耳康已見上
裴令公有儁容儀脫冠冕虛髮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為
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頓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梁
魏國統曰劉伶字伯倫形貌醜陋身長六尺然
肆意放蕩悠焉獨暢自得時當以宇宙為狹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俊有風姿見玠輒歎曰
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玠別傳曰驃騎王濟玠之舅也
生其坐若
在侧朗然來照人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
季胤平子石崇金谷詩敘曰王詡字季胤琅邪人
王氏譜曰詡東海弟也仕至脩武令還

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若不堪羅綺玠別傳曰玠素抱羸疾西京賦曰始徐進而羸形似不勝乎羅綺

王大將軍稱太尉處衆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嶷然自放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玠別傳曰玠在豫章而有異人之望齠齔時乘白羊車於各家門州黨號爲白羊以永嘉六年五月六日至下邳諸書皆云玠之南渡豫章而不云在下都也

周伯仁道桓茂倫欲啖噉歷落可笑人或云謝幼輿言

周侯說王長史父王氏譜曰訥字文開太原人祖默晉陽秋曰默至散騎常侍訥始過江仕至新淦令形貌既偉雅懷有斟酌保而用之可作諸許物也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旌仗下形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晉陽秋曰蘇峻自點至于石頭通鑑大千峻以倉屋爲官使人守衛靈鬼志謹微曰明帝未有諺歌側側力放馬出山側大馬死小馬餓後峻遣帝於石頭御牀不具

溫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見及且蘇峻作亂釁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徐廣晉紀曰肅祖遺詔庾亮王導輔幼主而進大臣官陶侃初庾亮欲徵蘇峻卞壼不許溫嶠及三吳欲興書曰初庾亮欲徵蘇峻卞壼不許溫嶠及三吳欲起兵衛帝室亮不聽下制曰妄起兵者誅故峻得作

亂京邑也干時庾在溫船後聞之憂悕無計別曰溫勸庾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溫曰溪狗我所悉卿但兄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徙盛南樓理咏音調始遒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步在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小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自便遽胡牀

諸人咏謔甚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亦相同風範不得不小減右軍答

曰崔丘壑獨存孫綽庾亮碑文曰公雅好託情於塵埃之外雖柔心應世塊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眉曰阿奴悅才不稱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語林曰謝公小時在風來拂人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中朝人士或曰杜弘治清標令上焉後來之美又面如凝脂眼如點漆可得方諸衛玠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

宋本無標字

司馬宣王一流人宋明帝文章志曰溫爲溫嶠所賞故名溫吳志曰孫權字仲謀策弟
堅漢使者劉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並有才秀
明達皆禄胙不終雅中弟翰觀孫氏兄弟雖並有才秀
有大貴之表晉陽秋曰宣王天姿傑邁有英雄之略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
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大奴王劭也已見中興書曰劭美姿容有
林公道王長史敘矜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語林曰王仲和
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卿故自有可觀寧生如卿
時人曰王公雖如遊雲驚龍
王長史嘗病視疎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曰
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按語林曰諸人皆要院光
仁祖企腳北窻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眞人想晉陽秋曰
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省尚書郎王子猷兄弟皆善音樂裴子云丞相嘗曰堅石捽
語王卿嘗欲見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
復似世中人
王長史爲中書郎往敬和許敬和王洽已見爾時積雪長史

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湛若神君續晉陽秋曰帝美風姿舉止端詳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没僕射謝安海西時諸公毎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眄便已有寢處山澤閒儀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黠黠明黑孫興公見林公稜稜露其爽

袁彦仁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草小滿屋都無相避意彦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

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遽起長仁已見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自新第十五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爲鄉里所患處別傳曰處字子隱吳郡陽羨人父紡吳郡陽太守處少孤不治細行州郡所棄又義興水中有一作額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爲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橋雀飾其一處卽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爲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孔

志怪曰羊祜有邪足虎溪潘長橋有蒼蛟並乃容吳
大敢人郭西周時謂郡中三害周即處也

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
改而年已蹉跎終無厥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
況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
邪處遂改勵終爲忠臣孝子晉陽秋曰處仕晉爲御
史中丞多所彈糾氏人齊萬年反乃令處距萬年伏波孫秀欲表處毋老處
曰忠孝之道何當得兩全乃進戰斬首萬計猶不足
盡左右謝還處曰此是吾授命之日遂戰而沒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
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
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峰穎雖處鄙事
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
劫邪淵便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猶重之定交
作筆薦焉高虞預晉書曰機薦淵於執事倫曰蓋聞繁
降神之前成狀見處後盛德必昭立行有升降之漸
安寧樂志無風塵之散也若得寄跡廊廟必能結軌曠緜超質樸
光瑜潘夫桔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列於貢玉
益明暗呈形則庸識所既也倫即辟淵

企羨第十六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帶象杖路邊窺之
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阿龍丞相小字不覺至臺門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

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又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
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敬一作數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又以已敵石
崇甚有欣色王羲之臨河敘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
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
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
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
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
盛所以遊目騁懷信可樂
也夫以有限之生寄一
致萬殊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託放浪形
骸之外雖趣舍萬
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
知老之將至及其所
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
為陳迹猶不能不以
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豈不
痛哉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
能自喻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
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
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攬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王司州先為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為長史始到
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啓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
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郗嘉賓得人以已比符堅大喜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晉安帝紀曰昶字彥達平昌安丘人父
名門多為王恭所知像義旗之舉昶謀為盧循所殺而死楊
高興被鶴氅裘于時微雪
神仙中人

傷逝第十七

王仲宣好驢鳴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父暢皆為漢三公粲至長安見蔡邕邕倒屣迎之謂賓客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及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避亂荊州依劉表以粲貌寢通脫不甚重之太祖既平荊州以從征吳道中卒

王好驢鳴哥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悲
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爲驢鳴以說其母人之所好僧亦同之

王濛沖爲尚書令著公服乘軺車經黃公酒壚下過
韋昭漢書注曰壚酒肆也以土爲壁四邊高似壚也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爲時所羈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悵然其士賢論曰俗傳若此賴川庾爰之嘗以此論益好者爲之耳文康云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孫子荊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荊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
武子弟孫子荊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既而謂賓客曰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賓客皆笑孫曰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賓客皆怒

哭很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爲卿作驢鳴以
眞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語林曰王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
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王夷甫嘗自歎曰我與安期千載神交既而過傷痛不已人未之悟遂至老無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千丈松崩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永嘉流
以六年六月二十日亡葬南昌城許徵墓東山之八名士

蘇謝幼輿發哀於武昌感慟不自勝人問三何卿而

致哀如是答曰棟梁折矣何得不哀咸和中丞相王公教曰衛洗馬喜好
敗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脩薄祭以敦舊好
祭以敦
脩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
鷹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
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
出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爲庾兒婦既寡
將改適亮子會妻父
改適亮子會妻父
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
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毛樹著土中使人情何
能已已按仲記曰初庾亮病術士戴洋曰昔蘇峻事
公於白石祠中許賽車下牛從來未解爲此
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靈
初鎮武昌出石頭百姓看者於岸歌曰
志遙徵曰文康
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旐旐又曰庾公初
上時翩翩如飛鴈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旐車後連徵
不入帝崩
下都葬焉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
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麈柄麈尾著柩中因慟
絕濛別傳曰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沛国劉惔與
濛至交及卒惔深悼之雖友于之愛不能過也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實喪風味未轉墜支遁傳曰
法虔道林

同學也僧朗有理義遁甚重之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斲之堊盡其鼻端若蠅翼如故郢人立不失容牙生輟弦於鍾子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大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鼓琴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江河伯牙輟琴絕弦終身不復鼓之以爲世無足鼓琴也推己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遄結余其亡矣郤後一年支遂殞

郤嘉殯喪左右白郤公郎喪既聞不悲因語左右殞時可迫公往臨殯一慟絕中興書曰超年四十一先悟卒超所交友皆一時俊乂及死之日貴賤爲詠者四十餘人續晉陽秋曰超嘗甚相氏爲其詩主以父憫惠於王室不令年尊之將亡出一小書箱付門生云本欲焚此恐官年尊必以傷愍爲弊我亡後若大品呪食則呈此箱慟絕

果動悼成疾門生乃如超本意則與桓溫往反密計皆見即大怒曰小子死恨晚後不復哭

戴公見林法師墓支遁傳曰遁卒于剡之石城山因葬焉高僧傳曰德音

未遂而拱木已積巖神理餘不與無運俱盡耳王珣法師墓下詩序曰余以寧康二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之丘也高崇巖爲荒基立僧化爲宿莽遺跡未滅而其人已遠感物悽懷其爲時人所惜如此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爲中書郎少亡綏已見

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中興書曰珣兄弟皆脊謝氏以雖素由是二族遂成仇釁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詣子敬道欲哭

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於法護法護珣小

宋本子敬二字無重文

字王於是往哭督帥司約不聽前曰官平生在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還

末婢謝玟小字瑛字瑗度女少子開率有大度為孫恩所害贈侍中司空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調捩久之曰奉元曰有一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

幽明錄

人命應終有生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人長代亦後不過少時人間此感

世說

猶柏和時子敬疾屬纊子猷之巳否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

晉陽秋

師曰六生代死者以巳年限

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侯籌算亦當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亡便撫心悲惋都不得一聲背即潰裂推師之言信而有實

孝武山陵夕王臨告其諸弟曰雖攘桷惟新便自有黍離之哀

中興書曰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政寵幸王國寶委以機任王恭入赴山陵故有此歎

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寄暴疾而殞孚已見宋書曰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少懷靜默秉操無競美姿容善笑言長於草隸羊氏譜曰孚即欣從祖祝予之歎如何可言

公羊傳曰顏淵死子曰噫天祝予何休曰祝者斷也天將亡夫子耳

桓玄當篡位語卞鸞云吾已見晉羊子道恒禁吾此意

今腹心喪羊孚爪牙失索元索氏譜曰元字天保燉煌人父緒散騎常侍元歷征虜將軍歷陽太守幽明錄曰元在歷陽疾病西界一年少女子姓某自言爲神所降來與元相聞許爲治護元性剛直以爲妖惑收以付獄戮之於市中女臨死曰卻後十七日當令索元知其罪如期元果亡而忽忽作此詆突詎尤天心

棲逸第十八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鄰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仡然不應復敘有爲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屬目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還遂半嶺許聞上嘈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迺向人嘯也

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籍與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而從之談太古無爲之道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先生翛然不應復敘有爲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屬目不轉籍因對之長嘯嘯韻響寥亮蘇門先生翛然曾不眄之籍乃嘐然長嘯有如鳳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晦不見陰光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貧賤何必終竹林七賢論曰籍歸遂著大人先生論所言皆胷懷閒本趣大意謂先生與已不異也觀其長嘯相和亦近乎日擊道存矣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康集序曰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

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
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魏氏春秋曰登性
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
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文士傳曰
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
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登名字公和康聞乃
往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荅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
悵然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
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
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
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
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宗
事在獄爲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王隱晉書
曰孫登即阮籍所見者也嵇康執弟子禮而師焉魏
晉之就易生嫌疑貴賤並沒故益或默也
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康與書告絕康別傳曰山
濤遷散騎常侍本康康辭之并與山絕豈不識山之
不以一官渴已情邪亦欲標不屈之節以杜舉者之
耳乃荅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之
宇歐是茂曾弟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
宦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
禮之故辟爲府掾歐得牋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
假人文字志曰歐字宗子江夏鍾武人祖康奉州刺
史父重平陽太守世有名望歐好孝善節隸與
兄弟名譽疾不能行坐常卧牀琴讀誦不輟河
間王辟太尉掾以疾不赴後遭兄南渡司徒王
導復辟之歐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加人永和中卒歐
善爲二府辟故号李公府也武字景則歐長兄也思
理儒隱有平素之誉渡江累遷
臨海太守侍中年五十四而卒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荅曰子弟
五之名何必減驃騎人聲騎將軍充弟五弟也雅好

高尚徵聘一无所就元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
帶衡門不及世事于時名德皆稱之年四十七卒有
女為穆帝皇后贈光禄大夫子恢讓不受
阮光禄在東山蕭然無事當内足於懷阮裕別傳曰裕居会稽剡
山志存肥遁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不驚鬼辱
老子曰宠辱若驚得雖貴之若驚失之若驚
寘李軌注曰沈寘猶
太叔汎然无迹之貌
孔車騎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仕宦
時常獨寢歌吹自徵誨自稱孔郎遊散名山孔愉別傳曰永
嘉大亂愉入臨海山中
求間迹中宗命為余軍
百姓謂有道術為生立廟
今猶有孔郎廟

南陽劉驎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于時符堅臨江
荆州刺史桓沖將盡計誤之益徵為長史遣人船往
迎贈貺甚厚驎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餉緣道以
乞寠之比至上明亦盡一見沖因陳無用修然而還
居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值巳匱乏村人
亦如之甚厚為鄉閭所安部繇晉紀曰驎之字子驥
南陽安衆人少尚質素虚
遐寘欲好遊山澤聞志存道逸桓沖嘗至其家驎之
方條桑謂沖使君既桓駕先臨宜先詣家君沖遂詣
其父父命驎之然後乃還拂桓裾與沖言父使驎之
自特濁酒菹菜供寘沖為懽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官人
則非野人之意也沖為慨然至昏乃還因請為長史
爾爾居陽岐去道斥近人士往来必投其家驎之身
自供給贈致無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嫗疾將死謂人
曰唯有刘長史當埋我耳驎之身往候之值終為治

棺槨其仁愛皆
如此以壽卒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于尋陽庾
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固其後周
詣翟翟不與語晉陽秋曰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洪方
初疾亮臨江州開翟湯之風東帶躡屐而詣焉亮禮
一無所受值亂多寇開湯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
其恭湯曰使君直敬其軌木忤株耳亮稱其能言表
為之劉国子博士不赴主簿張玄曰此君卧疏不可
動也終
于家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儁名
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
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
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表宏孟處士銘曰處士名
司空孟宗後也少而希古占布衣蘧廬少孤武昌新人吳
絕人間之事親族慕其孝大將軍命辟連徵之不
庾不至加府歷年虛位而終
然無調幸不降志時人高之
庾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易連帶長川
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開扉研講希心理
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
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興後不堪遂出僧淵
仁
兄

戴安道既屬操東山續晉陽秋曰達不樂當世以琴
徵不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戴氏譜曰逵字安丘譙
国人祖碩父綏有名位

晉書敬亦是安道第
遂古遁字非
逸也宋公誤

遂以武勇顯有功封都鄉侯仕至大司農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
庶陵侯
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山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
許不爾耳許曰簞瓢苞苴故當
謂許曰嘗聞簚山人似不
讓簚簞之貴
豈非棲神
輕於天下之實耳鄭玄禮記注云苞苴裹肉也或以
韋或以茅此言許由尚致堯帝之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范便
續晉陽秋曰宣少尚隱遁
於車後趨下家于豫章以清潔自立
郡超每聞欲高尚隱遁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
屋宇在剡為戴公起宅其書精麗紙始往舊居與所親

書曰近之劍如官舍郡為傅約亦辦百萬資傳隱遁
差互故不果遺約瓊小字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
實有濟勝之具
郗尚書與謝居士善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
以累心處都盡尚書郗恢也別見檀道鸞續晉陽秋曰謝數宇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初
入太平山中十餘年以長齊供養為業招引同事化
納不絕以母老還南山於
陳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占云以處士
當之時戴逵居剡既美才藝而交游貴盛先敷著名
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以
吳人云吳中高士使是求死不得

賢媛第十九

陳嬰者東陽人少脩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
人欲奉嬰爲主母曰不可自我爲汝家婦少見貧賤
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
猶有所歸史記曰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爲長者東陽人欲立長乃請嬰乙母見之乃以兵
屬項梁乙以
嬰爲上柱國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
召之其中當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
求工遂毀爲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漢帝乙以
明君充行既召見而悽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
是遂行漢書匈奴傳曰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求朝
自言願壻漢氏以後宮良家子

王嫱字明君姓之訛也趙惠文王時有解里父者本蜀郡秭歸人也生十七歲形絕醜以賙閭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令宮人裝飾一女帝乃謂會單于遣使帝令宮人中自擇以賜單于者此明君自請行帝驚悔是時使者前見子單于大說獻之宮人諸珍物昭君有子曰世違單于死世違立非其母閼氏者父死妻母昭君閼氏也胡俗以淫爲俗也世違遠曰欲爲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昭君以獨文帝詔故改爲明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祝詛於是者閭離
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善尚不蒙福爲邪欲
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
何益故不爲也漢書外戚傳曰成帝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

伏疑作服

養之及壯屬河陽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過主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得幸立爲婕妤帝遊後庭嘗欲與同輦婕妤辭之趙飛燕譖許皇后及婕妤婕妤對有辭致上賜之賜黃金百斤飛燕嬌妬婕妤恐見危中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葬園中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直侍北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魏時過困不復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魏書曰武宣卞皇后琅琊開陽人以漢延熹三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後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越越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納於譙性約儉不尚華麗有母儀德行）

趙毋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惡邪毋曰好尚不可何況惡乎

虞預妻賈川郡氏女也其文詔入宮省上欲以諫作列女傳解號趙毋注時列女傳曰趙姬者湖鄉令東郡人疾之對子曰人有嫁其女而教曰慎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惡邪曰然則當爲不善乎曰此亦非也善乎景獻羊皇后曰此言非也當令可以命世人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名於冀州仕至領軍將軍陳留志名曰阮共宇伯彥

未魏略曰允字士宗高陽人少與清河崔贊俱發人清貞宇道動以禮諫仕魏至衛尉卿少子偉

字德如有俊才而飭貌雅潤與嵇康爲友仕至河內太守高明交禮音

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爲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相範也

魏略曰範字元明沛郡人仕至大司農爲宣王

所誅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鄉故當有意鄉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鄉有其幾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貞順言謂辭令容婦曰婦言謂婉娩功謂絲枲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爲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

許允爲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

魏氏春秋曰初允爲吏部選遷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文將加其罪允妻阮氏既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不可以情求允頷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視之乃釋然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

玄爲大將軍允爲太尉共錄尚書事無何有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門吏有詔因便驅走入投書燒之不以關呈景王魏略曰明年李豐被收允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允回遑不定中道還取綬大將軍

聞而怪之曰我自收李豐十大夫何爲忽忽乎会鎮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鎮北離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離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故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績晝行也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廚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減死徙邊道死魏氏春秋曰允之爲鎮北喜謂其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妻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晉諸公贊曰允有正情明哄文帝不平遂幽殺之婦人集載吒氏與允書陳允細忠所起辭甚酸愴文多不錄

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晉諸公贊曰允有正情明哄文帝不平遂幽殺之婦人集載吒氏與允書陳允細忠所起辭甚酸愴文多不錄

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智懷興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

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豹有治理晉諸公贊曰奇泰始中爲太常丞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朝廷以奇受宦官之門不令接近出爲長史世祖下詔述允有望又稱奇才擢爲尚書祠部郎禮亭儒博

加有才識爲幽州刺史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

魏氏春秋曰王廣字公淵王陵子也有風量才孝名重當世友傳娘等論才性同異行於世魏志曰廣有志尚孝行陵誅并死臣謂王廣名士豈以妻父爲戲此言非也

王經少曾誓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爲尚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教以至今日母都無慽容語之曰爲子則孝爲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邪

世語曰經字彥偉清河人高貴鄉公之難王沈王業馳告文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中意後誅經

及其卒晉諸公貴曰沈業將出呼經不從曰吾子行矣漢晉春秋曰初曹髦將自討司馬昭經諫曰昔桀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寸刃無有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髦不聽後殺經并及其母將死垂泣謝母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于寶所記晉紀曰經正直不忠於我故誅之按傅暢于寶所記則是經實忠貞於魏而世語既謂其正直復云因沈業於常交問公曰我當年可以爲友者唯此三生耳妻曰夫婦之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寒堆以視之語良久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當不爾我度爲勝晉陽秋曰達度量弘遠心存事外而與阮籍嵇康諸人著忘言之契至於世濤獨保浩然之度王隱晉書曰韓氏有才與壽未仕時戲之曰忍寒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爲夫人不耳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晉陽秋曰淑字蘅芳有才德適武子爲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儁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母曰汝欲以門地耶太傅夫人名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援萃然地

宋本無致字

疑脫公字

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有大名位至上軍將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婦人集曰充妻李氏名婉字淑文豐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賈氏謐曰黃門侍郎樂浪太守名配女名槐封廣城君也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宣君即廣城君也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

充舍晉諸公贊曰世祖以李豐得罪晉室又欲令充遣郭氏更納其女充不許爲李氏築宅而不往來充母柳氏將上問所欲言者郭氏語充母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去充別有十氣卿往不如不去充別傳曰柳氏欲就省李充曰彼剛介有大志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有淑性今才也郭氏於是盛飾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卿自屈充曰語卿自屈之卿道何物檢晉諸公贊曰世祖以李豐得罪晉室又郭氏是太子妃母無離絕之理乃下詔敕卿不得往還而王隱晉書亦云充既與李絕婚更取城陽太守郭配女名槐李氏築室解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柳亦敕充迎李槐怒責充曰刊定律令爲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架屋永年里中以安李槐晚乃知充左右夫人充荅詔以謙遜不收當盛禮晉賛既云世祖下詔不遣李還而王隱晉書及充別傳並言詔聽還別宅養故而世說云自不能絕李而爲之拜乎皆爲虛也

賈充妻李氏作女訓行於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次各欲令其母合葬經年不決賈后廢李氏乃祔葬遂定晉諸公贊曰李氏有才德世稱李夫人訓者生女合

亦才明即齊王妃婦人集曰李氏至樂浪遺二女
典式八篇王隱晉書曰賈后宇南風爲趙王所誅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郝氏譜曰普字道匡太
守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原襄城人仕至洛陽太
舒仕至司空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爲王氏母儀
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
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汝南別傳曰襄城郝仲將門千
石祖晒井其所偶也君
嘗見其女便求聘焉果高朗博識餘裕此猶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氏譜曰夫人黃門郎鍾琰女亦有
俊才女德婦人集曰夫人有文才鍾郝爲姊妹以雅相
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
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李平陽秦州子李重已見永嘉流人名曰棠字玄冑江夏人魏秦州刺史中夏名
士千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令民
望不可殺減李重者又不足殺晉諸公贊曰孫秀字
論封狼邪秀給爲近職小吏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
稱倫意倫封趙秀進戶爲趙人州爲侍郎信任之晉
陽秋曰倫簒位秀爲中書令事皆決於秀爲齊王所誅
有人走從門入告警曰孫秀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
其女女直叫絕了其意出則自裁梭諸書皆云重知
不治遂以致卒而此書乃言自裁甚乖謬且倫作亂有疾
虐動加誅夷欲立威權自當顯戮何爲逼令自裁
此女甚高明重無諮焉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
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門
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
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爲妾父兄不許絡
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君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
屈節於人家作妾門戶計耳伯宗女此云爲妾妾耳
汝若不與吾家作配親舊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
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存幅巾謁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
知名舉孝廉逵未詳投侃宿于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
磬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
吾自爲計湛頭髮委地下爲二髢作髲貨得數斛米
所諮屋柱悉割半爲薪剉諸薦以爲馬草日夕遂設
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
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
侃猶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爲美談侃迺
返逵及洛遂稱之於羊晫顧榮諸人大獲美譽晉陽
侃父丹娶新涂湛氏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筭以陶氏
貧賤紡績以資給侃使交結勝己侃少爲尋陽吏嘗

陽孝廉范逵嘗過侃宿時大雪侃家無草湛徹所臥薦剉給陰截髮賣以供調逵聞之歎息逵去侃追送之逵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曰當相談致通廬江向太守張夔稱之召補吏舉孝廉除郎中時豫章顧榮或責羊晫曰君奈何與小人同輿晫曰此寒俊也王隱晉書曰侃母既截髮供客聞者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進之於張夔羊晫亦簡之後晫為汴郡中正舉侃為鄱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鮓餉母母封鮓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

也臨別傳曰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飲敵常有飲限或勸猶可少進侃悽然良久曰昔年少嗜有酒失二親見約故不敢踰限及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乎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遽隨視之但見雙鶴沖天而去幽明錄曰陶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調共池曰鶴門拔吳司徒孟宗為雷池監以鰣餉母母不受作餡也疑後人因孟假為此說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嘗著齋後壬始不知既聞斯穢數十婢拔白刀襲之

晉陽秋曰溫尚明帝女南康長公主正值李梳頭髮委垂地眉色正曜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上慚而還如記曰溫平蜀以李勢女寫妾部主兒妒不即知之後知乃拔刀往李所問欲斫之見李在窻梳頭姿貌端麗徐徐結髮敛手向主神色閑正辭甚慷慨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隣伺況老奴逐善之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詠將戮玉臺希已見玉臺庾友字惠彥司空冰第三子歷中書郎東陽太守

庾氏譜曰友字弘之長子女幼

嬰宜武弟桓豁之女也徒跣求進閽禁不內女

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帶因人腳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笑曰墝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中興書曰桓溫殺庾希弟友喘伏誅子婦桓氏女請溫得宥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劉夫人已見

桓車騎不好箸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桓氏譜曰王恬女字女宗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箸之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司空庾已兄郗曼別傳曰曼字

重潤驍雋少子性簡方質初正沈司空累愚丹楊尹田里有將孫家在州未史

簟倒皮二謝安萬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悅太傅尉穰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遏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封胡謝朗小字遏末謝淵小字阿大中郎謝奕第二子義興太守時人號曰封胡羊曙小字遏末封謂朗遏謂玄末謂韶也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卞鞠見几惡欲易之鞠卞範之母之外孫也答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太人玄孫之妹
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郗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郗氏譜曰郗
女名
馬頭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毛詩
註死則同大鄉之注
曰次胡地中埃也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
並逆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眷曰王夫人神情散朗
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恣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思尚看王右軍夫人東晉曰惠宇令明琅邪
人歷吏部尚書贈太常
婦人集載謝表曰妾年九十亦
癖嗜假日未覺惡不
婦人集載謝表曰妾年九十亦

苔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
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衡陽韓氏譜曰繪之字季
之仕至衡陽太守
於閤廬洲中逢恒南郡太守鞠是其外孫時
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
年繪少遇桓景真之難也續晉陽秋曰桓亮字景真
大司馬溫之孫父濟給事
中叔父玄篡逆與弟秘書監嗣等謀殺大宰晉安帝
義熙元年桓偉南郡太守
軍入郢執偉於長沙白虎湘州刺史
珍斬之裴松之曰偉亮子
汝去郡邑數年寧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術解第二十

荀勗善解音聲時於諸謂之閒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謂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尋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鼎意忌之遂出阮爲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荀試以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晉後略曰鍾律廢而漢成哀之間諸儒修而治之至後漢末復隳矣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于時絲管之聲時之尺而制之甚乖失禮度於是世祖命中書監荀勗依典制定鍾律既諧律管慕求古器得周時玉律數校分漢時故鍾以律命之皆不叶而應聲音韻合又荀俱成晉諸公贊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謂勗所造聲高則悲夫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聲不合雅懌非德政中和之音必鍾聲是魏時杜夔所造今尺有長短所致然今不與勗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爲之不足改易勗性自矜乃因事左遷咸爲始平太守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度勗今尺短四分方明晉紀曰荀勗始造正德呂校大樂本音不利絲而夔據之是以失韻正古器符于本銘遂以爲武用之郊廟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腳

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惡其言遂掘斷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墜馬折臂位果至公

幽明錄曰羊祜工騎乘有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掘

墓之後兒即亡羊時亞襄陽都督因盤
馬落地遂折臂于時王林咸歎其忠誠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錢障泥前有水絡
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語林
癖
傳
陳述爲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
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
陳氏譜曰述字嗣祖潁川許昌人有美名
晉明帝解占冢宅聞郭璞爲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
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
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爲是出天子邪答曰非
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青烏子相冢書曰葬龍角龍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爲
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埃別傳曰璞少好經術明解
筮歎曰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永嘉東海內將亂璞投
親舊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人于沙漲去墓數十里
皆爲桑田其詩曰北阜烈巨海混混鼉鼉三墳唯
母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
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
桓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當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

語數日中果震柏粉碎子弟皆稱慶王隱晉書曰樊
惇勝時人咸消災轉禍扶瓦言京管不及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桓公有七縛善別酒醪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住
仍令精勤當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于法開有名往迎之既來便脈云君侯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致并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即大下去數段許紙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者也晉書曰法開善醫術嘗積日不瘥法開曰此易治爾一肥羊食十餘日後一肥羊食十餘日後主人妻產而兒裹兒出其精狀如此

卧中輒有一物從臍上出如數升甕形狀可怖醫莫知何病
血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公蒙官一脈便有活理說就君裁無恨浩感其至性為令畢來為診脈處方始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巧藝第二十一

彈棊始自魏宮內用妝奩戲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棊今觀其道蹴踘道也按文帝好蹴踘劉向以謂勞神傷性法令畢來為診脈處方始

頭梆棊劣踰於帝典論帝自敘曰戲弄之事少所喜
昔涼師少工有二焉合彈棊略盡其妙少時嘗爲之誠
不得與之對也博物志曰帝善彈棊用手巾角拂之
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撇棊也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
錙銖相負揭高難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
曹魏明帝登陵雲臺樓以觀其勢危別以八材扶持之樓即頹
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洛陽記曰陵雲臺上壁方丁三丈高九尺樓方
四丈高五丈棟去地十丈五尺七寸也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想欲安固使仲將登梯題之
既下頭鬢皓然因敕兒孫勿復
元帝登尊號百官陪位紹
王導升御坐固辭然後
桓宣武嘗請參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莊名府
中復有袁參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唇傳教曰參軍
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
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爲大司馬所眷接珣爲主簿超
爲記室參軍超爲人多顧珣狀形短小于時荊州爲之
語曰顧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續晉陽秋曰超有才
能珣有器望
並爲溫所瞻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

不去我成輕薄京尹 語林曰玄度出都真長九日十
德二 語之曰卿尚不去使我成薄
千石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遂下車呼其兒郎系也
章録曰系字敬會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
仕至光禄大夫 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出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
何如

卞範之爲丹楊尹羊曼爲南州暫還往卞許云卞官疾
動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被須枕卞
回坐傾睞移晨達暮羊去卞語曰我以第一理期卿
卿莫負我 亡洲之文六卷録曰敏之字都祖濟陰冤句人
父順尚書郎坐誅致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
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譏耳之
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也非根湯將伐桀謀於光光不知如務光曰運力忍詬不知其宅湯克天下讓於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曰吾聞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讓我乎負石自沈於盧水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俊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楷之歷盡古賢王中郎以圍基是坐隱支公以圍基爲手談博物志圍基以教丹朱語林曰王以圍基爲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續晉陽秋曰愷之圖寫特妙欲圖殷荊州殷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爲眼眼神堪動目故也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一日作月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

寵禮第二十一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

世說新語 卷上之下 言語第二

空廢凡氏志怪曰千時感鋪昌之報曾過
於所失數十倍彼此書畫巧妙之極
羊長和博學工書亦善行隸有稱於一時能騎射奕餘藝莫逮
園恭謂羊後多知書而射奕餘藝莫逮
戴安道就范宣學中興書曰達不遠千里往豫章詣
范以爲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
視范所爲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唯猶好畫
畢咨嗟甚以爲有益始悟
謝太傅云顧長康畫有苍生來所無續晉陽秋曰愷
絶於時間以一廚畫寄桓玄皆其絶者深所珍惜悉
牓題其前恒乃發廚後取之好加理復愷之見對
如初而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
盡神化而去如人之登

任誕第二十三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内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
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内向秀琅
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
林七賢晉陽秋曰于時風譽扇于海内至于今稱之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
晉諸公贊曰何曾字穎考陳郡陽夏人父夔魏太僕
曾以高雅稱矣性仁孝異至司隸校尉用心甚正朝
廷之仗晉至太幸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
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

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于寶晉紀曰何曾當謂阮籍曰卿恣情任性敗俗之人也今忠賢執政淳樸名實若卿之徒祠可長也復言之於太祖籍飲酒不毀故魏晉之間有被髮袒裼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及謂行禮者籍為之也魏氏春秋曰籍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禮而毀幾滅性然為文俗之士何曾等深所譽其通偉而不加害也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毛公注曰解酲酒病曰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嚼然已醉矣見竹林七賢論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公榮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字公榮沛國人晉陽秋曰郝為人通達仕至兗州刺史

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字公榮沛國

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校尉文士傳曰籍放世情不樂仕宦常友帝親愛籍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嘗從容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為東平太守文帝說從其意籍便徒步之郡告壞垣為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告寧十餘日便復騎驢去後舍與劉伶酣飲竹林七賢論又云籍與伶共飲步兵廚中並醉而死此好事者為之言籍景元中卒年五四

伶太始中猶在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衿褌諸君何爲入我褌中

劉孝標晉紀曰客有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我以天地爲舍以屋宇爲衣諸君自不當入我褌中又何惡乎共自在若是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

曲禮嫂叔不通問故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輩設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公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臥其婦初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王隱晉書曰籍與鄰家少婦對壚而卒籍與王安豐常詣其飲酒醉便臥婦初疑其挑己伺之終無他意

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嚎

鄧粲晉紀曰籍母將死與人圍基如故對客不肯留與決賭飲酒數升餐頃而去

吳都賦一號困吐血廢頓良久

若求止籍不肯留與決賭飲酒數升餐頃而去三斗舉聲一號嘔血

阮仲容咸也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竿沙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惟咸一家尚道素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皆縣然列錦綺咸唯總角乃竪長竿挂犢鼻褌也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盡哀便去或問裴凡

弔主人哭客乃爲禮阮既不哭吾何爲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爲兩得其中名士傳曰阮籍喪親不率常禮裴若無人情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旁若而還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寘外以護內有達意也有弘防也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桮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鄉不得復爾未嘗見其臧否竹林七賢論曰渾字長成咸子

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宾凍不逆詣淩儀令爲宾設黍漉簡食之以畢清議宾頓幾三十年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靡至於蕩越禮樂廣陵弘之吉有吉哉謂彼此樂令之言有吉哉謂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裴從牀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裴氏家傳曰純眞大長女

阮仲容先居道南北人皆居道北以臨水仲容與姑家鮮卑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遽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竹林七賢論曰咸與姑婢通於是世議紛然咸寧中始登王途阮孚與人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荅書曰鄙鄙光然咸曰胡人逸集於止撥可字曰逸集也故孚字逸集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
視元裒敗而不救和曰元裒如北夏門拉攉自欲壞
非一木所能支晉諸公贊曰愷字元裒樂安博昌人
尤不平乃啓愷堂吏部又使有司奏
愷用御食器坐免官世祖情遂薄焉
劉道真少時嘗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
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
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與還之
後為吏部郎嫗兒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
問母母告之於是齎牛酒請道真留道真曰去去無
復門相報劉寶
晉紀曰道真名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
當世貴盛不肯詣也名士傳曰
倫俊有生簡佳
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易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
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茗艼無所知復能乘駿馬
倒著白接䍦舉手問葛彊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
陽彊是其愛將并州人也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
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
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水是遊
燕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
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
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

名不如即時一榼酒文士傳曰翰任性自適無求當世時人貴其曠達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榼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所知太興末爲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而去溫嶠素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爲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燕饗側厚而去溫嶠素知愛卓請爲平南長史卒

賀司空入洛赴命爲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弦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欵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所適

相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定復南塘一出祖千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晉陽秋曰逖性通濟不拘小節又實從多是雄俠豪士逖時之皆如子弟

永嘉中流民以萬數楊士大饑實客攻剽逖輒擁護全衛談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調

見酒家覆疏布曰月糜爛羣臣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地久羣嘗書與視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糵事羣已見上

有人誡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鄰舍晉紀曰王導與

宋本無盧字

周顗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為新聲顗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願無怍色有司奏免顗官詔特原之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温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蒱與輸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

温公喪語下令禮法自居卞壼別傳曰壼正色立朝百寮嚴憚貴遊子弟中興書曰嶠有儁朗之目而不拘細行

莫不祗肅至庾公許大相剋擊温發曰鄙穢庾公徐曰太真終日無鄙言重其人也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陽秋曰顗以酒失德庾曰周侯未年可謂風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慎爰望後屢以酒失常其也守

衛君長為温公長史温公甚善之每率爾提酒脯就衛箕踞相對彌日衛往温許亦爾衛未見已見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出錢嬰口遘篠徵之時峻去唯郗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嬰口遘篠徵之時峻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貧庸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悚裝束謂卒任醉都不復疑自然不敢動監司是船小裝束謂卒任醉都不復疑自

送過渌江寄山陰魏家得免中興書曰冰爲吳郡蘇峻作逆遣軍伐冰冰素
郡奔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厮下不
曾稽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厮下不
願名器少苦執鞭恒畏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
畢矣無所復須冰爲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餅
酒終其身晉北堂書鈔非惟有智且亦達往
殷洪喬作豫章郡別傳曰殷氏譜曰羨字洪喬陳郡人也
殷洪喬作豫章郡別傳曰殷氏譜曰羨字洪喬陳郡人也
鎮東司馬羨仕至豫章太守晉
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遥視
曰沉者自沉浮者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長史謝仁祖同爲王公掾王濛別傳曰承相王導
王長史謝仁祖同爲王公掾王濛別傳曰丞相王導
雅命所知必一時賢協贊中興
後父時濛爲長史王公謝掾能作世舞謝便起舞紳
意甚暇晉陽秋曰尚性通任善音樂語林曰謝鎮西
酒後放自已閒爲浴市肆工鳴鴝舞甚佳
王公就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戎性通任
之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伊已
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吳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
許然已停車垂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
裁得脫幘著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尚書謝東山
叔也亡兄宋
明帝文章志曰尚性輕率不拘細行兄葬後往墓還
王濛劉惔共遊新亭濛欲招尚先以問惔曰計仁祖還
正當不爲異同耳惔曰仁祖神白應來乃遣要之
尚初辭然已無歸意反再請即迴輕馬共率如此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
莫知所出陳郡袁毓傳曰毓字彥夏人魏中

郎令漁曾孫也貶梧爽即高風振邁少儁儻不
羈有異才士人多歸之仕至司徒從事中郎宣武
欲求救於毓毓躭躭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
略無嫌吝遂變服懷帽隨溫去與債主戲躭素有
執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邪遂共戲
十萬 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
擲對人曰汝貴識袁彥道不郭子曰相公搏施失數
在縣中便云大快我必作采卿但大喚即脫其衰兵
出門去覺頭上有布帽卿去著小帽既戲袁形勢叫
袒擲必虛雄二人齊叫
故家頭刻失數百萬也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自遠光祿主縕也續晉陽秋曰縕嗜酒未年在邑
及在會稽

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四至
路卻返中興書曰承公少誕任不羈出於會稽性好山水及求郡縣遺心納務從意遊肆名卓勝

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袁氏譜曰女皇適殷浩小妹名女正適謝尚

語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爲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
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是刘
遵民中興書曰劉驎之一字遵民已見

知張衡命問謝安王文度並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

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膾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爲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王子猷詣郗雍州中興書曰郗恢字道胤高平人父愔桓烈宗器之以爲雍州刺史雍州在內見有騶毛車牛便杖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神駿桓烈中郎將恢長入尺美鬚風望白太子左率攝爲番伯之令左右送還家郗出見之大力者負之而趨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有走昧者不知也郗無忤色

襄陽羅友有大願少時多謂之癡寧伺人祠欲乞食社太奎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至日晚恐隱門側至曉得食便還了無作客爲人有記功從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觀視宇內外道陌廣狹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漂洲與簡文集友亦預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闕簿皆如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記減魏陽元後爲廣州刺史當之鎮刺史桓豁語令莫來宿荅曰民已有前

功案本初疑者脫一字

漂疑漂

期主人會或有酒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日奉命
征西蕃遣人祭之至又乃往荆州門下書佐家處之
怡然不異勝達在荒州語兒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
中大驚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沓烏
檟（名陽秋曰友字宅（一作宅）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
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土庶好伺人祠往乞餘食
羅伯替署處肆不以為羞桓溫當責之云君太不遜
須食何不就身來乃至於此友歡然不屑荅曰就公
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擾無溫大笑之始往荆州後
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以木學遇之而謂其誕肆
日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為席地
友至尤晚問之友荅曰民性飲酒者味昨奉教告
是前日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輒揄云我只見人
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悚然漸回
緊以腳不覺或淹緩之罪溫笑其滑稽而心願愧

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晉東宮官名曰舍人字處度高平人張氏譜曰湛祖嶷正員郎父曠鎮軍司馬湛仕至中書郎）時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歌（山松別見續晉陽秋曰袁山松好之乃為文其辭曲辭頗疎質山松以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絶今二挽歌未詳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袁崧字山松出為吳郡太守）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

羅友作荆州從事桓宣武為王車騎集別（車騎王忱治別見）友

進坐良久辭出宣武目卿向欲諮事何以便去若曰
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噉故冒求前耳無事可
諮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張驎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
乃頓爾至致驎張湛小字也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
人雖於洪樂喪者非也梅福子同病相憐也若不
哀而歌所以有誅歌者為人臣子之道當盡力不
齊敬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魯昭公會吳于鍾離
以次序進樂闋然而哭季札之來久矣未嘗聞樂
也然引譬比方也比方其聲以次序進樂闋然而哭
季札之來久矣未嘗聞樂也然引譬比方也比方其聲
卓犖不羈欲為敝遠故未聲色頗過度時人欲其才識具行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
因起仿徨詠左思招隱詩中興書曰微之任性放逸
曰招策招隱士旣至坐構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
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
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
必見戴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 王荅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續晉陽秋曰左
將軍桓伊善音樂孝武飲宴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既吹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乃不如笛
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臣有一奴善吹笛且相便串請
進之帝賞其放率聽召奴既至吹笛伊撫箏而歌
怨詩因以
爲諫也 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
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覘相聞云聞君善吹
笛試爲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
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時朝廷以温有不臣之
迹故抑玄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
爲設酒不能冷飲頓盡左右在令温酒來桓乃流涕臨
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
預卿事晉安帝紀曰玄表樂過人每
歡戚之發未嘗不至嗚咽
自遠靈寶玄小字也異苑曰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占
者云此兒生有奇耀宜自爲天人宣武陳其三
文復言爲神靈寶猶復用三
名曰靈寶語林曰玄不立忌日止忌時其諱而不
拘皆
此類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胷
中壘塊故須酒澆之而飲酒異再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晉安帝
紀曰恍
少慕達好酒在荆州轉極一飲或至連日不醒遂以
此死宋明帝文章志曰極暢
酒酣輒經日自號上頓

世嗜以大飲爲上頗起自忱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爲情死

王氏譜曰歐宇伯喬琅琊人父蕃衛將軍歷司徒長史周祇隆安記曰初丞恭將唱義使喻三吳慶帛以爲吳國內史國寶既死恭罷兵令歐反衷服喪大叛恭使司馬刘牢之討平歐反衷服大怒即日據吳都以叛歐不知所在

簡傲第二十四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

漢晉春秋曰文王進爵爲王司徒何曾與朝臣皆集王門偏有二牀

禮記雖王侯長幼不得偏有二牀

王戎嘗在諸阮籍共集劉公榮在焉諸阮謂王曰偏有二

十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

郎舍阮籍見而說焉無論也或在或室久之乃謂渾沖清尚非論也或曾論終其與馬和嶠根色飲而劉於在公榮也清神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

酒唯公榮者可不與酒竹林七賢論曰初籍與戎父渾俱為尚書郎每造渾輒在戎室戎在渾晉陽秋曰戎年十五隨父渾在

阿戎語就戎必曰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輩劉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酬酢終日而公榮

不蒙一掐三人各自得
戒爲物論所先皆此類
也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貴儁之士
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爲佐鼓排康揚槌
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
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文士
傳曰康性絶巧能鍛鐵爲器家有盛林樹乃激水以灌之
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鍛乃身自鍛家雖外有人
就鍛者康不爲動旁若無人以雜酒往與共飲輒
而已翻氏春秋曰鍾會爲大將軍兄弟所聽聞康久
而造焉會名公子坐才能貴幸衆賓皆從如雲
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爲之禮深銜之後因昌
安誣
康思土里命駕晉陽秋曰安字仲悌東平人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晉陽秋曰安字仲悌東平人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
嵇康史招之第二子悠
嵇喜傳紀曰初安之交康也兵相思則事爾命駕
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
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
喜不懌猶以爲欣作凡鳥也許慎說文曰鳳神
鳥也從鳥凡聲
陸上衡初入洛詣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共一陸既
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
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火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爲荆州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夷甫言
以弟澄爲荆州刺使從弟

敦爲青州刺史澄敦俱詣太尉謝太尉謂曰今二宝將卑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
臣帝室所望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
於二弟也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中徑上樹取鵲子涼衣拘閡
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
卿粲晉紀曰澄放
蕩不拘時謂之達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臥其側見卞令肅然改容
云彼是禮法人高坐傳曰王公曾詣和上和上解帶
偃伏悟言神解見尚書令卞望之德
敬於飾容時
歎皆得其所
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爲晉陵中典書曰奕自吏部
先粗經虛懷而乃無異常及桓還荆州將西之間意
氣甚篤奕弗之疑唯謝虎子婦王悟其旨虎小字奕弟
也太尉妻王氏兄
每曰桓荆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
俄而引奕爲司馬奕飲上循推布衣交在溫坐岸幘
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因酒轉無
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溫往主許
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阮思曠在坐曰新出
門戶篤而無禮
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壻謝氏譜曰萬取太
巾肩輿徑至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
原王述女名荃嘗箸白綸

侯信自癡藍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述別傳曰述少貴獨遐靜人未嘗知故有晚令之言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荅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中興書曰桓沖引徵之爲參軍遂首散帶不綜知其府事桓又問官有幾馬荅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論語曰廐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故不問也又問馬比死多少論語曰子路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馬死融注曰死事難叫荅之無益故不荅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棄不捨許括已見時爲吳郡太守

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小時王便入門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孫作虺字螭虎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荅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爲元帥宜

數喚諸將宴會以說衆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著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扉相遜謝及藩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爲隱士故幸而得免（萬敗事已見上）

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蹔復問訊甚脩外生禮及嘉賓死皆箸高屐儀容輕慢令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旣去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楨子超有盛名且養竈於桓溫故爲超敬楨）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顧氏譜曰辟疆吳郡人歷郡功曹平北參軍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而王遊歷旣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顧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齒矣傖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上回轉顧望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箸門外怡然不屑